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
第五十回 小俠客箭射至剛僧 鄴將軍力擒三勇士

卻說包行恭飛身逸出，大叫：“二哥，走罷！”鐵昂恐其暗算，將頭一偏，行恭已到門外。我一口難說兩處。這裏與鄴天慶交戰的時候，屋面上徐壽與錢玉、佟環，也在上邊廝殺。徐壽見二人勇猛，難以取勝，暗想：“我隨師數年，學成如此本領，以為天下無兩。那知世上英雄，如此之多。這兩個偏將，怎這等利害？今日他們三人只怕難以脫身，不如待殺出重圍，到主人處送個信息，再作商量。”想定主意，實個破綻，跳出圈子外來，覷定這說破楊小舫的那廝爍的一弩，果然矢無虛發，一弩正貫咽喉，錢玉翻身下屋。這裏包行恭逃出門來的時候，恰巧錢玉跌下庭心，王府眾將吃了一驚。包行恭趁勢殺出重圍而去。鄴天慶見傷了錢玉，心中大怒，大吼一聲，把楊小舫擒下。湘帆隨後竄上瓦房。恰巧雷大春守住後門，聞報眾賊在前門廝殺，吩咐徐定標、曹文龍謹守後門，自己跳上瓦房，依著殺聲，直到前邊。正遇湘帆上屋，不防雷大春到來，出其不意，一把拿住，擲下庭心，喝教眾軍士縛了。

且說徐壽一弩射翻了錢玉，跳下瓦房，把眾兵丁砍瓜切菜，殺出重圍去了。佟環怕他暗箭，不敢窮追，虛張聲勢追了一程，也就罷了。行恭、徐壽二人，雖然殺了出來，無如這裏只有一條官道，一面是進城的路，一面便是往三岔口的。徐壽初到這裏，不識路徑，卻向進城的一頭逃去。走了一程，方知錯了，便向橫裏東轉西抹，一陣兜抄，倒被他走了。

那包行恭卻望三岔口而走，正是到馬家村的道路。無奈前有埋伏，行恭那裏知道。

行不到二里，前面一派松林，岔生歧路，一面向梅村去的，一面到馬家村去的。行恭正在躊躇，林內跳出一員大將，手提九環潑風刀，大叫：“先鋒大將殷飛紅在此，奸細往那裏走！”當頭一刀砍來。行恭叫聲：“不好，此處有了伏兵，我命難保！”慌將寶劍架開，覺得十分沉重，虎口有些震痛，暗想此人不比方纔屋瓦上的可比，若與對壘，定被拿了，不如走為上著。轉定念頭，便向殷飛紅虛晃一劍，正待要走，不防樹林中伸出二三十只撓鉤，將行恭拖翻在地，眾軍士發一聲喊，一齊上前，將他縛了。殷飛紅大喜，便教眾軍兵回城繳令。

行不到半裏，只見鄴天慶同了雷大春、佟環、徐定標、曹文龍並偏裨牙將，追趕前來。見殷飛紅拿下了一個奸細，便道：“草草只走了家僮，我們也可口城繳令的了。”隨吩咐把錢玉尸首買棺成殮，帶了眾將三軍，回城而去。

鐵昂同黃三保把周家房屋封鎖了，便到他磁器店中，卻招牌已換了別人家的店號。

相問情由，已于半月之前，盤與姓張的開了。鐵昂將店內賬簿拿來一看，果然不差，便問：“周湘帆何故盤于他人？”那掌櫃的稟道：“教頭不知，湘帆平日不肯經理生意，只喜結交朋友，費用甚大。連年來暗中虧耗，外人那裏知道？故而將田房產業，盡皆賠償他人，只畝自己這一所住宅。”鐵昂聽了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將言回覆軍師，不表。

且說鄴天慶回進城中，直到軍師府內，把周家眾家人並三名奸細繳令。李自然記了眾將功勞，眾三軍皆有犒賞，遂即奏明寧王。寧王親自提審，湘帆、小舫、行恭三人，俱各認了，但家僮輩無罪，求恩赦了他們。寧王將家人細細審過，皆系江西小民，便一齊放了，單把三名要犯，喝教推出午門斬了。李自然奏道：“請刀歲暫息雷霆之怒。想凶徒已落陷阱，插翅也難飛去。依臣愚見，不如收禁天牢，等待拿住羅德、徐鶴等為首正犯，一面申奏朝廷，將活口與俞謙對質過了，然後開刀，好問俞謙個謀害王親的罪名。”寧王准奏，吩咐將三犯禁在牢中“未”字號內，發十名驍尉看守。要知這個監牢，在王府中最灣曲的所在，四面銅牆鐵壁，一路埋伏重重，連飛鳥也難出進。他三人命犯牢獄之災，此時收禁了進去，直要到後書徐鳴皋三探寧王府，七子十三生大會江西，徐鳴皋請了五位劍俠大鬧離宮，傷了王府多少上將，方纔把三人救出天羅地網，此是後話。

我且按下藩邸一邊，再說徐壽逃了出來，一路大圈轉，來到馬家村地方。原來好個所在：山清水秀，綠柳成行，一村有三五百家人家，做舍華好，路徑十分曲折。這馬家村俗名叫做八陣圖，外方人初到此間，必要迷途。徐壽走到裏邊，行了好半歇，卻仍到了原處。走了數遍，穿來穿去，多是樹林。但聞隱隱的雞犬之聲，如在東邊，向東走，又向西邊，總摸不著入村的路徑。暗道：“這也奇了，世間豈有這等所在？”就向林子裏坐著，歇息一回，等有人來問個信兒。

方纔坐定，只見一個鄉人，挑著兩只筐籃，籃內都是零星物件。暗想此人必定村裏居人，進城去買東西回來的。便立起身，上前把手一拱，叫聲：“大哥請了，在下去到馬家村馬教師家裏，望大哥指引。”那鄉人道：“你要到馬金標家去麼？只跟了我走就是。”徐壽謝了一聲，就跟著他一路走去。轉過樹林，卻望了來的方向倒兜轉來。徐壽道：“大哥如此走法，卻是倒退回去了。”那鄉人笑道：“這裏的路，要進先退，要退卻進。你若順灣倒灣，一路向前，今年走到明年，也只仍在這裏。此地乃開國功臣劉基軍師隱居之所，俗名叫做八陣圖，就是這個意思。”

一路講講說說，不多一會，已到村中。只見房屋高大，鱗次櫛比，地雖無多，布置得灣環曲折。徐壽心中大喜，喝彩道：“好個所在，真乃別有洞天！”走過了二村，來到一處，四面竹園環抱，中間一村房屋，約莫數十家。那鄉人指著前面高牆之內說：“小客官，那家便是馬金標家裏。”說著挑了擔子，唱著山歌，向右首轉灣去了。

徐壽謝了鄉人，走到馬家門首。只見裏邊走出一個大漢，原來正是羅季芳。便道：“羅大爺，我主人可在裏邊？”季芳道：“阿壽，你來做甚？老二在裏頭。”徐壽也不回言？一直走到廳上，見馬金標同著徐鳴皋、徐慶、狄洪道、王能、李武齊齊坐著。那馬金標年紀五十光景，生得相貌堂堂，三縷長髯，半已花白，身穿葛布箭干，足登緊統驍靴，正與眾人說話。搶步上前，見了鳴皋與眾英雄，兜了一個總揖。鳴皋道：“徐壽，見過了馬師爺。”徐壽忙又作了一揖。馬金標還禮道：“原來就是徐壽兄弟，果然好一表人物。”鳴皋忙問：“周家怎樣了？”徐壽把方纔的事，細說一遍，“現在三人尚未脫身。只是這班奸黨好生利害，看來凶多吉少。”

羅季芳也跟到裏邊，聽了徐壽之言，便叫：“老二，我們何不殺到周家，把這班奸賊殺了！”鳴皋道：“馱子，你只這般容易！只怕此時他三人已被拿進城關的了。這是我的不是，不該把小舫畝在那裏，豈不是我害了他三人性命！”徐慶道：“此事也難怪他，誰曉得這賊禿，當日被他漏網？”馬金標道：“事已如此，據我看來，還是差人去城中打聽消息，再作道理。”鳴皋道：“教師說得是。但叫誰人去好？”馬金標道：“待我去探來。”鳴皋道：“只是有勞教師。”金標道：“說什麼話。況且小徒分上，理當如此。”說罷抽身便走。眾弟兄惶惶惑惑，坐立不安。

到了黃昏時候，金標回來。眾人忙問怎樣了，金標道：“還好，尚是不幸中之幸。

周湘帆一家兒，並包行恭、楊小舫一齊拿進城關，那家僮人等，多好出來了。寧王要把他三人斬首。倒是李軍師說了下來，如今拘禁天牢，要等拿了眾人，一齊開刀。我們且慢慢地想法劫救出來。只是一件難處：王府裏的牢監極其秘密，外人尋都尋不到的。”鳴皋聽了金標之言，知他三人未傷性命，心中略定，便要單身私探王府牢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